

# 伊人天下 永朝唱

原名《绝色卿狂：彪悍世子妃》

继《凤临天下》《特工皇妃》

超人气金牌作者一世风流

巅峰力作

【上】

周立 / 著

网络名：  
一世风流

冷酷骄傲的闷骚男  
VS 武力值爆表的呆萌女

上错床，嫁对郎；你是世子，我是毒王……

且看逗比夫妇如何从相知相许到情颠天下

爆笑演绎——

纸上版《金玉良缘》

重口版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

悬念迭起 / 妙趣横生 / 深情不二

小说阅读纪  
ENJOY READING ERA  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 
www.girlbook.cn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# 伊人天下 霸唱

网络名  
一世风流  
周立 著

【上】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伊人天下霸唱: 全2册 / 周立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5399-7135-3

I. ①伊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27534号

书 名 伊人天下霸唱  
作 者 周 立  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 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史静怡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文字编辑 史静怡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  
字 数 400千字  
印 张 28  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135-3  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522096132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	睡错人了	1
第二章	雷霆手段	19
第三章	亲上去了	48
第四章	借刀杀人	67
第五章	反睡回来	88
第六章	身有秘密	106
第七章	只准我欺	130
第八章	爱的烙印	150
第九章	毒王子鱼	177
第十章	死人复活	196

# 伊人 天下 霸唱

## 目录【上】

contents



# 伊人天下 霸唱

## 目录【下】

c o n t e n t s

- |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大婚习俗 | 221 |
| 第十二章 | 送入洞房 | 239 |
| 第十三章 | 男扫把星 | 263 |
| 第十四章 | 毒临天下 | 287 |
| 第十五章 | 天罗地网 | 308 |
| 第十六章 | 窒息的爱 | 332 |
| 第十七章 | 半道截货 | 355 |
| 第十八章 | 情敌相见 | 379 |
| 第十九章 | 生辰礼物 | 397 |
| 第二十章 | 一起裸奔 | 424 |



# 第一章 睡错人了

YI REN TIAN XIA  
BA CHANG

这是一个乱世。

大秦皇朝势弱，外强入侵，诸侯称霸，天下纷乱。

后秦国，镇北王的领地，雍京城南，吴姓商人府。

夜色深深，天地都陷入了静寂当中。

“大小姐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！”月夜下，两道黑影避开吴府巡夜的人，潜伏到吴三少爷的卧房外。

四周都没有人。

一道黑影见此有些不安，迟疑地道：“大小姐，你真的要……”

子鱼一挥手，截断丫鬟留香的话。今日已走到这里，她没有回头路了，再说那吴三少爷她也看过，样貌家事样样不亏她，她没有时间了。

“守好外面。”低声扔下四个字，子鱼推开房门，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。

黑暗房间里还飘着迷情香合着软骨散的淡淡味道，月亮透过窗棂射在中央的大床上，一个人昏然睡于其上，呼吸急促，身子微微扭动却无法醒来。

正是中了她布置的样子。

月光如华，于黑暗中演绎出浓墨重彩。

子鱼走到床边，扯开床上男人的中衣，伸手探了一下药效，硬如铁。

明日就是最后一天了，她已别无选择，别人对她狠，她要想扳回一城，必须

对自己更狠。况且破身而已，对于新时代的女性，绝对算不得生死大事。

一咬牙，子鱼脱下衣裙，朝着那迸发的特征，直接坐了下去。

夜，深邃得厉害……

良久。

“你的匕首我拿走了，如果你接下来的行事让我满意，我会考虑让我爹来求亲。”穿好衣服，子鱼冷冷扔下句话就夺门而出，也不管床上的人听没听见。

月光朦朦胧胧，照不清床上男人的脸，只见男人周身瞬间腾起无边杀气，明明手指都不能抬，却锐利如剑。

风，带着初春的味道，扫过四方。

天边，淡蓝色悄然蔓延，天快亮了。

与此同时，在吴府主屋。

“三儿，伺候好你屋里的那位爷，千万慎重。”吴老爷满脸严肃地叮咛。

“我知道，爹，我现在就过去。”俊秀的吴三少爷站起身，理了理衣服，也严肃地点点头。他自然知晓利害，卧房周围的所有下人，早就被他支走了。

“去吧，你要打好掩护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那位爷在这里。还有，这些上好的伤药都拿去，那位爷的伤势要紧……”

风吹过冷空，带起低低私语，可惜已经离开的秦子鱼没有听见。

燕过东南，微蓝初绽，天亮了。

雍京是后秦在北方的第二大城，虽处于乱世，依旧不减繁华，曙光乍现，城里就热闹起来。这其中，一队敲锣打鼓的迎亲队伍又分外惹眼，为首的是一个尖嘴猴腮的中年男人，抓着新郎红绸，率队朝雍京第一大商——秦府走去。

街上的人纷纷让路，满眼羡慕、鄙视、嘲讽，不一而足，三三两两交头接耳。

“听说秦家把女儿嫁给知府大人做妾，那知府大人今年六十七了，秦家的女儿才及笄，真正是一朵鲜花插在老牛粪上……”

“肯定是秦家看中了知府大人的权势，攀龙附凤呢……”

各种不堪的言论在街上飞扬，无数人兴高采烈地议论着，齐齐拥向秦府。

“大小姐，他们……”秦府大门，街道拐角处，看到这一幕的丫鬟留香气得咬牙切齿，担忧地看向身边的子鱼。

子鱼看着府门口满脸堆笑的后娘眼中怎么压不住的急慌，缓缓一笑。

“走。”轻轻一挥衣袖，她率先朝门庭若市的秦府大门走去。

留香知道自家小姐心意已决，也深吸一口气，破釜沉舟地跟了上去。

“哎，各位让让，今天我妹妹大婚，大家同乐，不过也得让我这做姐姐的进去啊。”子鱼一脸灿烂地拨开人群，朝门口挤去，看热闹的人立刻让出一条道。

秦府大门口，容氏正是焦急，看到子鱼自己出现了，双眼猛地一亮。

子鱼笑容不变，迎着容氏吃人的目光步上台阶，灿烂地扬声道：“娘，大喜啊，妹妹这回可是找了个好姻缘，我这做姐姐的特意去给她买了份礼物，还好及时赶到了，没有耽误妹妹的吉时。”边说边拍拍胸脯，做出一副庆幸模样。

容氏还没开口，她身边手拿红绸的中年男子当先蹙眉道：“妹妹？不说今日嫁的是姐姐吗？”他是雍京知府的李管家，代表知府前来迎娶——虽然秦家是雍京首屈一指的大商人，但商户之女到底地位低微，不值得知府亲自来。

李管家的眉头才蹙起，容氏立刻满脸堆笑地快声道：“正是，正是姐姐！就是我们子鱼，哪里是妹妹，您千万别听她胡说了。”说罢转头朝子鱼冷喝：“还不快去梳妆准备，还敢出现在这里，是想丢谁的脸？”边说边给小厮猛使眼色。

小厮立刻去抓子鱼，子鱼也不躲，只是一脸诧异地道：“定的是我？可父亲答应了我和另一家儿郎的婚事，已经定下婚约了啊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，快拉下去！”容氏大吼，甚至不顾形象地亲自去抓子鱼。

留香立刻挡在子鱼身面，高声叫道：“夫人是不是搞错了？大小姐已经定了婚期，早就是那家儿郎的人了，夫人怎么能让大小姐一女侍二夫呢？”

她声音极大，街上看热闹的人无不听得清清楚楚，顿时齐刷刷看过来。

“什么？”李管家脸色大变，看着容氏的目光瞬间冷沉。秦家敢把已经许配了的女儿嫁给知府大人？

容氏立刻赔笑道：“大人别听她信口胡说，哪里有什么……”

然而不待她说完，子鱼娇羞地挽起袖子，露出白净手臂，上面殷红的守宫砂已不见踪影，“我们早已相好，娘也是知道的啊，还是娘让我们好的呢，您忘啦？”含羞带怯的眼神，把个蜜恋里的女儿情态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容氏满脸狰狞瞬间凝住，不敢相信地看向秦子鱼的手臂。

没了，守宫砂没了，子鱼不是完璧了。

这……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

“容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瞒知府大人？”李管家一脸铁青，“来人啊，给我——”

“哎哟，大人生的什么气嘛？子鱼早就说了，今日嫁人的是我妹妹子鸢，大人可别弄错了啊。”子鱼抢前一步，站在李管家身边，笑容满面地道。

李管家冷冷看着子鱼。



子鱼微笑不变，附耳道：“大人，我妹妹是嫡女，天姿国色，又是完璧，远非我所能及。与她结亲，可比我好多了。”

李管家眉头微蹙。实则娶姐姐还是妹妹还真没什么差别，不过是个妾。

“不不，我们子鸢不嫁，今日嫁的是子鱼，不关子鸢的事！”此刻才反应过来的容氏脸色大变，急忙叫道：“秦子鱼，你少在这儿给我煽风点火！”

子鸢可是她的亲生女儿，怎么能嫁给一个老头子做妾？

在容氏的吵闹声里，李管家的眉头蹙得更紧了。子鱼见状压低声音道：“今天满城都知道知府大人娶亲，要是不娶走一个，让知府大人颜面何存？”

李管家抬头看了子鱼一眼，见她面色诚恳，心中也是一动。确实，要是娶不回去一个女人，自家老爷可就成了全城笑柄了，这打脸的事……

“来人，进门，迎娶秦家二小姐！”事急从权，李管家当机立断，对身后迎亲的队伍一招手，立刻有下人往秦府里冲去，喧天的锣鼓也重新奏起来。

容氏见状简直目眦欲裂，大叫起来，跳着脚拦在门口，不让人进，“不不，大人搞错了，不是子鸢，您别听信子鱼这毒妇之言，她是要害我们子鸢啊！”

“妹妹嫁给知府大人是害她？娘可不要高兴得糊涂了。”子鱼站在容氏背后，似笑非笑地缓缓开口。

“架开她，迎娶新妇！”李管家闻言更是一脚踹开容氏，大步走进秦府。

容氏大惊失色，也顾不得痛，连滚带爬地从地上起来，跟着冲了进去。

子鸢可不能嫁给一个快死了的老头儿，她的子鸢要嫁天下最好的男人，只有秦子鱼那个毒妇才必须嫁出去，必须嫁得生不如死，不是她的子鸢啊！

子鱼站在府门口，看着容氏惊慌失措的背影，温柔笑颜渐渐沉敛，唇角勾起一丝冷笑。想要她生不如死？那就看看谁让谁生不如死。

冷笑着迈入大门，她一改往日的温柔样貌，冷眼扫过府里的下人们，沉声道：“都呆着做什么，还不快去给二小姐梳妆，耽误了吉时，你们谁担待得起？”

冰冷的话带着刺骨寒意，这是以前的大小姐从不具备的。

下人们惊得面面相觑，都有些拿不定主意。

留香见状冷笑一声，“二小姐今日嫁定了，以后府里坐山招夫的只有大小姐，这府也是大小姐的，你们好好想想要效忠于谁。”

坐山招夫就是招个人赘男人，以后家业全是子鱼的，容氏分不到丝毫。

当家主母和空壳夫人之间，谁都知道怎么选。

不过一念之间，原本效忠容氏的下人们风头立转，对着子鱼摇头摆尾起来。

留香趾高气扬地喝道：“还不快去？”

立刻，秦府的下人们都跟着迎亲队伍跑进后院。

关门打狗，今日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子鱼看着跑远的下人们，听着远处的号啕和咒骂，慢条斯理地捏了捏拳头。容氏，今天是你自找的，别怪我无情。

秦府后院，满园春色煞是好看，只可惜无人关注。

“秦子鱼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个不要脸的烂妇，居然敢设计本小姐，你给我去死！”后院里，子鸢的咒骂远远传来。

“毒妇、娼妇、烂婊子，秦子鱼你个挨千刀的烂女人！”容氏更是刻薄。

子鱼一进后院就听见这动静，当即对李管家笑道：“大人请到主厅稍坐，一炷香后我们就起程。”

满脸阴沉的李管家看了子鱼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
子鱼当即二话不说，直接去了后院。

砰！一脚踢开子鸢房门，看着里面乱成一团的样子，子鱼面色一沉，冷冷喝道：“都看着干吗？拉开夫人，一炷香里把人给我收拾出来，否则乱棍打死。”

冰冷命令里是毫不掩饰的威严，跟着她奔进来的小厮们想都没想，就朝子鸢和容氏扑去。

容氏目眦欲裂，咬牙切齿地朝子鱼扑去，双手直欲掐上子鱼的脖子，恶毒至极地吼道：“你这毒妇，竟敢害我女儿，我要你死——”

“大小姐！”留香连忙扑去，不想人还没到，子鱼抬脚就给了容氏一个窝心腿，将人踹飞了，然后一步冲上，压住容氏的脸，一拳狠揍下去。

“老女人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，今天不发火，你真把我当软柿子捏！”

毫无小姐气度，秦子鱼一拳接一拳地狠揍在容氏身上，看傻了所有人。

“你敢打我……你居然敢打我？！”容氏被打蒙了，一时竟难以置信。

“老子打的就是你！”一拳对准鼻梁狠揍下去，容氏瞬间鲜血直流。子鱼压抑了半个月的气，终于全发了出来。

“你敢打我娘？”子鸢怒叫一声，仿佛看见往日的哈巴狗变成了藏獒，不敢置信地冲了过去，按平日作为往子鱼脸上抓去，尖利指甲直戳子鱼的眼睛。

一声冷哼，不等子鸢抓来，子鱼抬肘撞向子鸢双膝。子鸢瞬间剧痛，腿一软就朝子鱼跪了下去。

一把揪住子鸢衣领，子鱼拽着子鸢的头，狠狠朝地上砸。

“磕头，给本来的秦子鱼赔罪！”

子鱼眼中是彻骨的愤怒。

半个月前她本来在家中上网，不想打了个瞌睡就到了这里，成了秦子鱼。

在这秦子鱼的记忆里，亲娘早逝，后娘恶毒，妹子心黑，唯独父亲疼爱她，想让她坐山招夫，招来男方入赘就将秦府交给她，可容氏和子鸢知道后，竟趁着秦老爷带着几个大掌柜去西南经商，直接把秦子鱼害死了。

但她们没有想到，她进入了这具身体，秦子鱼又活了过来。

两个毒妇见一计不成，又生二计，居然想把她卖给雍京知府做妾。那六十七岁的知府还有花柳病，这心到底有多黑啊？

子鱼抓着子鸢的头，一下下地狠砸在自己面前，为那个已经死去的秦子鱼赔罪。要比狠比毒？好，她忍了半个月，今日就看看谁更狠更毒。

“哎哟，哎哟……救命啊娘……救命啊！”从来只有自己欺负子鱼，何时遭过如此狠手？子鸢顿时嗷嗷大叫，“秦子鱼，你……”

“来人，把她拖出去，说一个字就脱一件衣服，脱完就扔街上去！”子鱼转头看向容氏，字字如刀。

在这个时代，女人裸奔简直比死还严重。容氏瞬间呆了。

子鱼双眸一闪，扯起子鸢朝一群老妇扔去，“让她给我闭嘴嫁人！”

闻言，已经看呆了的妇人们终于回神，立刻争先恐后地冲了上来。新婚之夜让女方昏昏然，有的是办法。

“秦子……”

唰！容氏的话刚一出口，两件衣服瞬间被撕烂。

容氏不由死死抱住衣服，瞪着家丁，满脸不敢置信，“你们竟敢脱本……”

“给我剥光了，扔！”子鱼双眼一沉。

“是！”立刻有小厮七手八脚地冲上。

容氏的尖叫瞬间要掀翻房顶，“你们敢……你们敢把我……”

“有什么不敢？秦夫人中风不辨亲疏，秦府休妻理所应当。”子鱼一声冷笑。

“你凭什么休我？你凭什么说我疯了？”

子鱼看着容氏，缓缓地笑了，“因为，在这里，我当家。”

你都敢背着父亲嫁了我，我就能替父亲休了你。

“扔出去！”

“是！”

光溜溜的容氏被迅速抬走。

“你们还有半盏茶的工夫。”看也不看子鸢，子鱼抬步就朝门口走去。

看着庭院里生机勃勃的草木，子鱼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

破一回身得到主动权，值。今后这秦子鱼的人生，就由她来做主。

风过四方，天气晴好。不过，雍京最东边的一座豪宅里却气压低沉。

“该死的，不是安排好大女嫁过去吗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？”一个隐在暗处的老者厉声怒道。

“不……不知道……”他面前的中年人满面纠结。

“饭桶，全是饭桶！这叫我怎么向上面交代？”

怒声冲破空寂豪园，在低气压中更添诡异。

风，轻轻地吹。

秦府原本嫁的是大小姐，却嫁了二小姐；当家主母高兴得中了风，当街裸奔；大小姐以“伤风败俗”为由替父休妻……种种事件瞬间成为雍京人茶余饭后的话题，而风暴的中心人物却无视满城目光，正心情大好地乘车逛街。

踢掉了对手，不慰劳慰劳自己，实在有违天意。

两匹黑马拉着一辆黄梨木小车，子鱼坐在车里，跷着脚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左手搭在车窗上，右手捧着杯梨花茶，美滋滋地享受着。

来这里半个月了，对这世界，她也了解了个七七八八。

这地方古怪，同样有三皇五帝、夏商周朝，只是秦始皇统一六合后，秦朝没在秦二世就亡国，经过一千一百年后，现在的皇帝据说是秦始皇的孙孙孙……不知哪一代了，反正国号改为“后秦”，定都南阳，历朝已三百年。

不过最近几代皇帝昏庸无能，后秦国力衰弱，诸侯揭竿而起，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：后秦皇帝统辖南方，陵南王割据西南，镇北王统帅北方二十七城。

秦子鱼品了一口梨花茶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反抗无效那就享受吧。

“大小姐，前面有擅离花茶，我去给你买。”马车外，留香突然叫道，不等秦子鱼答应就跑了，好像怕去晚就没有了。

“大小姐，我也去帮忙。”车夫看到前面围满了人，也过去帮忙抢。

擅离花茶是什么，要靠抢的？秦子鱼愕然，把头伸出车窗，朝两人奔去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人群里三层外三层，还不断有人闻声跑来，什么都看不到。

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她也去看看好了。打定主意，她身形往回一缩，正要转头，马车突然一沉，紧接着一道劲风直扑她后颈，势大力沉，快如闪电。

打闷棍？难道是容氏找的人？她还有这能力？

然而不容子鱼多想，劲风已直扑脑后。

电光石火间，子鱼顺着劲风就倒了下去——她会点功夫，可偷袭之人明显是高手，力敌不了就智取，她倒要看容氏能玩出什么花样。

当机立断，秦子鱼昏了。

马车掉头，朝出城方向驶去。

不久，留香和车夫拿着抢到的檀离花茶，兴奋地挤出人群，却只看见空空如也的街道——他们大小姐和车，都不见了。

风吹过树梢，无痕。

马车一路驶去，渐渐地，周围人烟稀少，不闻声息。

已经出城了？装昏的子鱼闭眼趴在车里，竖起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。容氏把她弄到城外想干什么，杀了她？可她调查过容氏一家，没有这样的狠人啊。

她不由握紧了袖子里那柄睡了吴三公子得来的匕首。

嘚嘚！突然，从四面八方传来马蹄声，正朝她所在的车子急速逼来。

还有其他人？子鱼一惊，容氏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？

行驶中的马车在奔马的聚拢下减缓速度，停了下来。一物被快速塞进车厢，正好扔在子鱼身边。

暖乎乎，胖嘟嘟，这是……

子鱼眯起眼，看过去。

一个四五岁的大胖小子。

这是哪儿来的？容氏抢个孩子要干什么？

“里面是什么人？”不等她想明白，马车外响起一道冰冷至极的喝问。

“随手抓的，借车出城。”马车外，打她闷棍的车夫答道。

借车出城？靠，不是容氏的人，她是被顺手绑票了？

“杀了！”冰冷的声音毫不留情。

“还用得上，进绿有城时可以作掩护。”另一道冷静的声音突然插嘴。

“属下也是这么想的。”打闷棍的车夫道。

子鱼一头冷汗。她是不是应该庆幸，自己还有点利用价值？

“兵分五路，分头行事，把追兵引走。老二，你带人质走大道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……”冰冷声音飞速安排着。

紧接着车身一沉，两个人进了车厢，坐在那昏迷的孩子身边。车窗外蹄声呼啸，围拢马车的人分作五路，飞驰而去，行动有数，令行禁止。

子鱼侧耳听着，知道这次遇上大麻烦了——那几人定非普通绑匪，狗运气实在太坏。不过，既然还有利用价值，也就代表她目前还没有生命危险。

敌不动我不动。子鱼继续趴着装昏迷，任由马车驰去，离雍京越来越远。

马车呼啸，蹄声嘚嘚，一路不停。

傍晚时分下起雨来，空气中飘着淡淡青草香。

“前方有座破庙。”一片死寂中，车夫突然开口。

“稍作休整，下雨赶路容易留下痕迹。”车厢内，一个冷静的声音道。子鱼闭着眼睛，无从看见几人面貌，只能从声音上分辨出来。

蹄声嘚嘚，马车最终停在了破庙门口。

车厢里的两个人下了车，车夫却没跟着下去，显然要继续监视车厢。

子鱼微微动了下僵硬的身体，悄无声息地侧过头，看向身边的小孩。

胖嘟嘟的，一身极品天丝绸衣服，大大的眼睛黑漆漆地看着自己……看着自己？子鱼一愣，这孩子是醒的？

四目相对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近在咫尺中，几乎要看成对眼。

这孩子从昏迷中醒了，居然能不动声色地装昏？少年可畏啊。

反应过来的子鱼朝小孩子眨了下眼，轻轻地做了个“噤声”的手势。

小男孩看着她没有说话，只回应般的眨眨眼睛，示意明白了。

好能沉得住气。子鱼暗赞一声，同时头也越发大了——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胆识，出身恐非常人，她被顺手绑票本来九成会被杀死，这下有十成把握了。

窗外，雨下得更大了，哗啦啦的声音几乎盖过了一切动静。

“休整一盏茶时分，等雨再大点儿就起程！”破庙内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声。

子鱼眉毛一挑。雨下大了，车辙的痕迹会被冲掉，正适合赶路，可是按照现在的速度，绿有城明天一早就到，到时候她也该去见阎王了。

留给她的时间，不多了。

转念间，一个主意浮上心头，子鱼突然压到男孩身上，极轻地呻吟了一声。

果然，坐在前面的车夫听见动静，掀开车帘，一眼就看见小男孩的头被子鱼压住，脸涨得通红，顿时一把掀起子鱼，生怕她压坏了男孩。

就在子鱼的身体被掀起的瞬间，一柄幽冷寒光直刺中他的心脏。

车夫猛地瞪大眼，顺着胸口的匕首，无法置信地看向对面的女人——她不是昏了吗？怎么……怎么……还没容他想出什么，他的身体就缓缓倒了下去。

小男孩机警地扶住男人，免得发出声响。子鱼则快速抽回匕首，看了眼男人的心脏——怎么没有一滴血流出来？这匕首竟如此锋利，杀人犹如切豆腐？

然而也没时间赞叹匕首了，子鱼抄起匕首在马车后壁上奋力一划，立刻，梨花木的车壁稀泥般被切割开。

子鱼回身背起男孩，跳下马车，冲进黑夜。

雨声滴答，掩盖了一切声响。

天很黑，子鱼只能凭着感觉跑，脚下的路崎岖不平，杂草丛生，是个山林。

“我能自己跑。”小男孩伏在子鱼背上，咬着小牙道。

“以你的速度，逃不如不逃。”子鱼一点不客气，身后那两个绑匪休息的时间很短，马上就会发现他们。依靠小孩子的脚程，她不如束手待毙。

小男孩搂着子鱼脖子的手紧了紧，没再说话。

春末夏初的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不大工夫就停了。

糟了。子鱼暗叫一声，没有雨滴掩饰声音、模糊脚印，他们很快会被追上。

淡淡月光下，看着眼前的山林，她眼睛一转，停下脚步，把小男孩放了下来——与其疲于奔命，不如主动出击，这里的草木山石就是天然的陷阱。

“衣服撕我一块，快。”子鱼头也不抬地忙活着。

男孩看看子鱼的动作，再看看四周，撕下片衣服给子鱼，然后飞快地踩着子鱼留下的一串脚印，再在一块斜斜的山石边踩了半个脚印，留下一片衣襟。

乖乖，这孩子逆天了，怎么对栽赃嫁祸如此老到？子鱼看着他眼皮直跳。

“走。”布好陷阱后，她背起小男孩，朝山里逃去。小男孩则抓了一根树枝拖在身后——伴随着子鱼的跑动，树枝在地上滑过，扫平了所有脚印。

淡淡月夜，黑黑山林，两道黑影兵分两路追入山林，满身杀气。

突然，一道黑影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地上的一串小小脚印。

片刻停顿后，黑影如箭离弦，追着脚印朝山崖边跑去——

月光中，半片衣襟飘在山崖边。

糟了，那孩子千万不能在他们手里出问题！黑影急躁地扑了过去。

啪。就在他落脚的瞬间，一根锋利树枝从山缝中射出，直奔面门，黑影猝不及防连忙避开，不想一脚退后，地面暗处的草绳突然缩紧，捆住了他的脚。

黑影大惊，用力一挣，不想不用力还好，一用力，山崖边一块巨石伴着他的狠命一扯瞬间松动，朝山崖下滚去——那巨石上绑着一根草绳。

“啊……”刺耳的惨叫如流星划过夜空，向山崖下落去。

……

月夜朦胧，山间魑魅魍魉幽幽。

“呼哧，呼哧……”富二代的身体就是不好，背个孩子爬山几乎累死，子鱼撑着山巅的一棵大树，气喘如牛。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突然，身后又响起一道冷静中夹杂着绝对冰冷的声音——另一个绑匪追了上来。

靠，来得真快。子鱼一把将小男孩扯到身后，面对男人，一边缓缓后退，一边惊慌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我们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何要杀我？”

绑匪闻言皱了皱眉，难道真是一个普通路人？

“放下他，我放你走。”绑匪步步逼近。

“真的？”子鱼面露大喜。

“真的。”绑匪的视线专注于男孩，脚下越发逼近。

子鱼犹豫地扭过头，看向身后的小男孩。

小男孩见状顿时一改听话模样，猛地欲甩开子鱼抓着他的手，“放开我，你个大坏蛋，你原来是坏人！”他人小劲不小，扯得子鱼直往后退。

两个人本就站在山巅边，连连后退下……

“放开我！”突然，小男孩大叫一声，狠命挣开子鱼，朝后就跑。子鱼连忙转身就追，而山崖就在他们身后。

“啊——”瞬间惊叫飙出，一大一小两道身影，陡然消失在山巅上。

绑匪显然没想到，惊骇之下，想也不想就朝山巅下扑去，欲捞住两人。

嘶。一声开膛破肚声，在黑夜幽幽响起。

距离山巅不远处有一块凸出的石头，子鱼和男孩正站在上面。

子鱼高举着匕首，尖端划过绑匪胸腹，剖鸡般把扑来的绑匪开膛破肚。

鲜血喷了子鱼和男孩一头一脸，绑匪从两人身边落下，坠入谷底的声音良久才传来，闷响。

“呼……”抹了把脸上的血和雨水，子鱼长出一口气，转身抱起小男孩，一屁股坐在石头上。两个绑匪加一个车夫全死光了，终于安全了。

小男孩倒在子鱼怀里，也长出了一口气。

咔嚓，咔嚓。

就在一大一小两声长气中，两人屁股下突然传来异响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子鱼和小男孩同时一愣。

紧接着，他们背靠着的山壁突然凹陷，屁股底下的石头飞速扬起。子鱼还没来得及惊叫出声，就和男孩一股脑地朝山壁上突然现出的黑洞里滚去。

咔嚓，咔嚓。

两人消失后，山壁恢复如初，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个大洞。

“啊——”

“呀——”

一大一小两声尖叫在空寂山腹中响起，子鱼抱着小男孩，在斜坡似的洞穴中骨碌碌地滚落而下。

砰！良久才传来一声肉入棉花般的碰撞声。



“哎哟喂，我的小腰……”子鱼抱着男孩，从一堆沙粒般的东西里挣扎起来。

“咳，吓吓……你没事吧？”小男孩吐出一口沙，抬头看向子鱼。

“死不了。”子鱼揉揉腰，感觉踏在了实地上，这才抬起头四望。

“我的个乖乖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不看不要紧，一眼看去，子鱼顿时瞪圆了双眼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

金沙，脚下全是金沙，一望无际，在四壁镶嵌的夜明珠的照耀下，那金黄色泽，简直要闪瞎她的眼了。

“我发了……”实则当年她也算有钱人，却没见过这么多金子，这种一夜暴富的感觉，真好。

“小没见识的。”男孩也看见了，却异常淡定，那口气，不是一般二般的拽。

子鱼顿时回神，捏住男孩的小胖脸，“我算小没见识的，你算什么？”

男孩不满地瞪着子鱼掐他的手，也不反抗，只扬了扬小眉头，道：“我家有的是钱，我北冥幽才不和你一般见识。”

那副老气横秋、佯装大人模样，看得子鱼忍不住又掐了掐那肉乎乎的脸。

不过，北冥？这小男孩姓“北冥”？子鱼眼珠微转，据她的记忆所知，在镇北王的这方领土上，只有一家姓北冥，那就是……

子鱼突然觉得怀里抱着的小家伙有点沉，这身份，乖乖，烫手啊。

心有所察，子鱼面上却装作什么也不知，笑道：“那好，你不要就归我。”

北冥幽闻言，看了子鱼一眼，“财迷。”

财迷？这爱好挺好，真的。子鱼笑起来，抱起北冥幽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过没膝的金沙，朝前走去。金钱虽好，也得先找到出去的路，有命才能用不是？

然而，整整花了半个时辰，子鱼和北冥幽才走出金沙的范围。

放眼望去，一望无际的金沙至少充满了半个山腹。

子鱼挑挑眉，望向山腹以山壁为间隔的另一边——相对金光闪闪的金沙地，另一边黯淡多了，触目所及全是木箱，层层叠叠累积着，同样一眼望不到边。

察觉不到敌人的气息，子鱼松懈下来，把北冥幽放在地上，望着无边无际的木箱问：“这又是什么？”边说边掏出匕首，就近划开一个箱子。

银光闪闪，耀目生花。

靠，银子，大锭大锭的银子，银闪闪的，让人眼睛都能看绿。

“我这是发现宝藏了吗……”子鱼喃喃，又划开几个箱子。

一水银子，十足斤两。

“真的都是银子。”北冥幽虽小，感官却敏锐，察觉到危机过去，人也放松